

印尼华人闽南方言亲属称谓语对比
**COMPARISON OF KINSHIP APPELLATIONS IN HOKKIEN
DIALECT BY INDONESIAN CHINESE**

Guan Nan¹⁾, Mery²⁾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Bunda Mulia University
¹guannan@bundamulia.ac.id, ²mery99@gmail.com

Diterima tanggal 8 Oktober 2021 / Disetujui tanggal 17 Oktober 2021

摘要

方言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每一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方言，自古流传至今，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针对印尼几个地区使用“闽南话”方言的华人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就亲属称谓方面的构词形式异同进行分析。本研究以亲属称谓关系为依据，对雅加达、峇眼亚比、棉兰三个地区的华人进行问卷调查，归纳并分析收集到的亲属称谓。通过构词异同比较，发现三个地区的亲属称谓形式中都使用到了附加式，出现次数最为频繁；复合式与重叠式在某些地区具体类型中可能完全没有使用到；复合式使用频率最低。雅加达的不同构词形式使用较平均，峇眼亚比更倾向于复合式，而棉兰地区则最常使用重叠式。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亲属称谓语中的传承与文化。

关键词：亲属称谓；闽南语；印尼华人；构词形式

ABSTRACT

Dialect is a unique national culture. Every region has its own dialect, which has been passed down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contain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who use the "Hokkien" dialect in several regions of Indonesia, and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word formation in terms of kinship terms. Based on the kinship appellation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Chinese in Jakarta, Bagansiapiapi, and Medan, and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collected kinship appellation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word form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kinship appellations in the three regions are all used in the affixation form, and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is the highest; the compound form and reduplication form may not be used in some specific types in some regions; the compound form is the least frequently used. Jakarta's use of different word formations is relatively even, Bagansiapiapi is more inclined to compound forms, and Medan region most often uses reduplication forms. This study help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heritance and culture in kinship terms.

Keywords: Kinship Appellations; Hokkien; Indonesian Chinese; word formation

引言

印尼华人自过去几百年来从中国迁移至印尼并居住于此，其中大多来自于中国南方，拥有不同的祖籍地，移民时间不尽相同，在印尼也分布于不同的地区。

印尼华人大多居住于大中城市，黄昆章在《印尼华侨华人史》指出，“据1956年统计，有36个县市的华人超过

10,000人：爪哇岛的17县市共698,429人，其中雅加达就高达191,463人，在爪哇岛所有城市中最；苏门答腊的12个县市共有175,273人，其中棉兰就有92,016人，而廖内则有53,993人，峇眼亚比属于廖内，华人祖籍绝大多数为福建南部，因而闽南话就成了当地的通用语。”陈燕南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及其经济地位》中提到，“印尼华人人口已近1000万人，占总人口5%左右，其中90%

以上已加入印尼国籍，是该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华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市地区：雅加达、泗水、万隆、茂物、棉兰等。”王晓梅与祝家丰在《印尼福建话的语言活力：以棉兰与泗水为例》中指出，“棉兰市是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首府，为印尼第三大城市。根据印尼 2012 年人口统计报告，棉兰总计 3,418,645 人，是苏门答腊人口最多的城市，全国排行第四，而华人是棉兰最大的族群。”杨天晶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市华人闽南语语音研究》中写道，“棉兰是苏门答腊岛最大城市，华人占 36%，闽南语是当地华人的通用语与强势方言，地位凌驾于普通话之上，甚至连当地马来人也能略知一二；峇眼亚比是苏门答腊岛中部沿海城镇，华人占 95%，闽南语在当地是强势方言，不仅华人用此作为日常用语，就连当地原住民也能说流利的闽南语。”分布于这些县市的华人若按方言区分，可分为福建、广东、潮州、客家等群体。

称谓词是用来称呼人的一种名称，若干学者认为它们是相等的，表相同概念，只是使用的称谓不一样，内里所包含的意思相同，如：孙维张《社会语言学》认为“称谓就是称呼，就是人们在交际中怎样称谓别人和自己，称谓语即是用来称呼别人和自己的那些词语。”一些词典如《汉语大词典》同样也以“称呼”解释“称谓”，这种是将“称呼”与“称谓”混为一谈，进而忽略了一些只能用于背称不能用于面称的称谓语功能，如：丈夫、妻子等不能直接用来称谓对方的词语。

称谓词包含了称呼语。李明洁《称呼语的运用规则和协调理论》认为“称谓词是言语交际中对人进行指称的一种语言手段，是人们由于亲属或其它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份和职业而得来的名称。”

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称谓语和称呼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李彦春（2000）发表的《令留学生头疼的称呼》认为“用于介绍、指代他人的就叫称呼语，用于当面打招呼的词语就叫称谓语。”这一观念忽略了称呼语与称谓语之间的交叉和联系，是还需斟酌的看法。

亲属称谓语是亲属制度的语言反映，一般来说，不同亲属称谓制度会形成不同的亲属称谓系统，但是，不同的语言亦或方言，即便亲属制度相同，在称谓语方面也会有所差异，因此，考察不同方言的亲属称谓语，不仅可以了解方言的亲属制度状况，同时也可以了解方言的词汇系统的面貌及特点。

亲属称谓可分为三大类：宗亲、外亲、姻亲。而这些称谓都属于词的范畴，而词都是由一个或几个语素构成，刘富华、孙炜在《语言学通论》（2009:195）中指出：构词语素分为两种，一种叫词根，有实际意义，位置不固定；一种叫词缀，没有实际意义，位置固定。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单纯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构成的词叫合成词，合成词又分：附加式、复合式、重叠式等三种构词方式。

本研究选取印尼三个地区（雅加达、峇眼亚比、棉兰）的闽南方言进行亲属称谓异同研究，主要针对合成词的三种形式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印尼华人的亲属称谓有助于了解族群内部的情感，因为称谓语最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

前人研究包括：吴洁（2007）的《潮州方言亲属称谓研究》、范丽荣（2012）的《庆阳方言亲属称谓语研究》、杨天晶（2015）的《印度尼西亚日惹市华人闽南语语音研究》。本文与前人的不同点在于研究范围与论点。吴洁的研究对象是“潮州话”对比“厦门普通话”，范丽荣是以庆阳几个地区的方言进行特点比较，杨天晶则以研究日惹的闽南话语音为主。本文的研究范围比前人广，同时区域、角度与方言方面也不尽相同，本文是以印尼不同地区（雅加达、峇眼亚比、棉兰）华人的闽南方言为语料作亲属称谓构词形式研究。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向研究对象发放问卷与采访收集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调查对象是印尼不同地区讲闽南方言的华人：雅加达华人（只要祖辈出生于雅加达，便默认为是雅加达人）、峇眼亚比、棉兰三个地区，每个地区各 30 位调查对象，共 90 位。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1)基本信息（性别、年龄、种族）；(2)个人情况，确认研究对象的家乡与所使用的方言，以便在分析时做区分，同时也为了了解该研究对象与亲戚的来往密切程度；(3)亲属关系表。研究对象按照笔者所提供的图表填写自身所使用的方言称呼，用以收集研究对象的亲属称谓作研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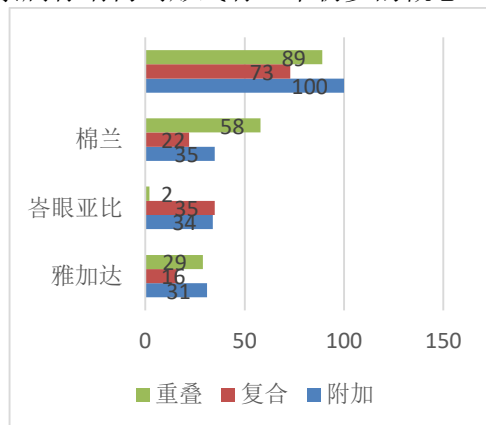
研究结果与分析

针对收集到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归纳与分析如下。

1) 印尼华人闽南语亲属称谓分类调查结果：

笔者对收集的亲属称谓进行分类：宗亲、外亲、姻亲，而后对其构词方式作研究分析，形式共分为三种：附加式是由词根加词缀构成，如：“阿”公、姨“仔”，主要有前缀与后缀；复合式是词根与词根的结合，如：外公与外婆的“外”是用于强调宗亲 and 姻亲的区别；重叠式是同一语素的重叠，重叠前后，意思均是相同不变，但重叠后的语素在感情色彩方面更易显亲昵，如：“姨姨”与“姨”意思相同，但从感情色彩来看，前者较后者给人感觉更为亲近。

首先我们从整体数据来对三个地区亲属称谓构词形式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图表 1 亲属称谓构词形式整体情况

从上图可知，亲属称谓构词形式使用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附加式、重叠式、复合式。具体到三个地区各自的情况，雅加达相对比较平均，峇眼亚比很少使用重叠式，棉兰恰恰相反，最常使用重叠式，而且亲属称谓也最多样。

根据亲属关系分类不同，我们进行了具体分析如下：

(1) 直系宗亲：

直系宗亲是指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宗亲，包括祖父母（己身以上的第二代血亲）；父母（己身以上的第一代血亲）；儿女（己身以下的第二代血亲）；孙子女（己身以下的第二代血亲）。

表 1 直系宗亲称谓构词形式

地区	直系			
	附加	复合	重叠	
雅加达	4	3	2	9
峇眼亚比	2	4	2	8
棉兰	3	4	4	11
	9	11	8	

三个地区直系宗亲称谓的构词方式分布比较平均，也就是说三种方式都有，数量差别也不大。

其中比较值得特别关注的称谓有：

① 父亲：在三个地区的这一称谓中，雅加达较为特别，称父亲为爸比，这也是一种表示亲切的称呼，可见，年轻一代（90-00）已经逐渐出现方言称谓被替代的趋势，不过该外来词并不属于本文所研究的任何一种构词方式。除此之外，便是重叠式最常使用，雅加达与棉兰称爸爸，而峇眼亚比则唤为爸。

② 丈夫：这个称谓在三个地区的称呼方式基本一样，除了棉兰较特别，会以汉语方式称呼，例如：老公，采用的是附加式“老”，此外还有亲爱的、宝贝，这两个称谓都是当代年轻人对自己喜爱之人的一种爱称，这种方言称谓被外来词替代的趋势已经开始在 90-00 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当中出现。

③ 女儿：雅加达与峇眼亚比称谓完全一样，有两种方式，而棉兰只采用其中一种。这三个地区的相同称谓是“查某团”，“查某”表示女性。除了“团”，雅

加达与峇眼亚比还会使用“仔”，这两个汉字虽说写法不一样，但在方言中都是指孩子的意思。

④孙女：三个地区都称孙女为查某孙，使用复合式“查某”，是为强调孩子性别为女，孙子使用的是“查埔”，用以强调孩子性别为男。除了使用复合式，棉兰华人在称呼孙女与孙子时都使用相同的称谓“内孙”，该称呼不体现性别，只强调宗亲与姻亲。

(2) 旁系宗亲：

旁系宗亲是指与自己有间接血缘关系的宗亲，包括伯父（父之兄）、叔叔（父之弟）、姑姑（父之姐妹）；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伯父、叔叔的子女）；侄子女（兄弟或堂兄弟的子女），等等。

表 2 旁系宗亲称谓构词形式

地区	旁系			
	附加	复合	重叠	
雅加达	3	0	8	11
峇眼亚比	7	6	0	13
棉兰	5	2	12	19
	15	8	20	

占最多数的构词方式是雅加达与棉兰所使用的重叠式，之后才是三个地区共同使用的方式“附加式”，如：阿+X、大+X、小+X、，而复合式只在峇眼亚比和棉兰地区偶而使用，如：隔腹+兄弟姐妹、X+仔、X+仔+X。

其中比较值得特别关注的称谓有：

① 堂哥：峇眼亚比特别使用了复合式称谓“隔腹”，这是为了强调出自不同娘胎的血亲称谓。而雅加达与棉兰采用重叠式，称堂哥作哥哥，没有明确区分是否是一奶同胞。

② 哥哥：雅加达与棉兰均使用的是重叠式，称其为哥哥，只有峇眼亚比采用的是附加式“阿”，唤之为阿兄，这三个地区所使用的词根“哥”与“兄”虽不同形，但在意义上却是相同的。

③ 弟弟：在这一称谓雅加达使用了重叠式，峇眼亚比则采用的是附加式“小”，称弟弟为小弟，而棉兰是同时采用了这两种称谓方式，在这一地区可直接唤弟弟，也可称之为小弟，“小”在方

言中是指排行亦或兄弟姐妹中最晚出生的人。

④ 侄子/侄女：雅加达没有采用任何构词方式，直接唤其为孙；棉兰的称谓有两种，复合式“孙+仔”和重叠式；峇眼亚比采用复合式“直+仔”，而且还会加上“女”用以区分性别。

(3) 外亲：

外亲是指虽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但姓氏不同的血亲，如外祖父母、舅舅、阿姨、表兄弟姐妹、外甥与外甥女、外孙，等等。

表 3 外亲称谓构词形式

地区	外亲			
	附加	复合	重叠	
雅加达	4	2	4	10
峇眼亚比	4	9	0	13
棉兰	4	3	10	17
	12	14	14	

相对于其它两个地区，棉兰的称谓最多样，但大多是以重叠式为主，棉兰与雅加达的构词方式较为相似，而峇眼亚比完全没有重叠式，并以复合式为多数，如：外+X、表+X等。

其中比较值得特别关注的称谓有：

① 外祖父：峇眼亚比与棉兰有两种相同的称谓，一个是三个地区共有的称谓阿公，采用了附加式前缀“阿”。此外，峇眼亚比唤外祖父为外公，采用了复合式，是为了强调宗亲与姻亲的区别，而棉兰的另一种称谓方式则使用了重叠，称外祖父为公公。

② 舅舅：这个称谓在雅加达与峇眼亚比较统一，采用了附加式前缀“阿”，称舅舅为阿舅，而棉兰则有三种称谓，但最特别的是该地区唤舅舅为叔叔，由此可见，棉兰在称谓上不仅多样，而且对于称谓对象也没有严格的限制。

③ 表姐：这一称谓雅加达采用的是重叠式；峇眼亚比则使用了复合式，用以表示与自己不同姓氏的血亲的区别；而棉兰除了采用重叠式，还可以跟随自己的儿女称呼，即本该唤其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但在棉兰地区还可以称其为舅舅或姨姨。

④表哥：雅加达与棉兰都使用了重叠式，唤表哥为哥哥，除此之外，雅加达的另外一种称谓是采用复合式，唤其表哥，该称谓采用的是汉语的称谓方式，而这个构词方式虽与峇眼亚比相同，但该地区却是唤之表兄，使用复合式“表”，是为区分与自己同宗的堂兄弟姐妹的称谓。

(4) 姻亲：

姻亲指的是没有血缘关系却有婚姻关系的亲戚，包括自己的配偶及其父母兄弟姐妹、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堂兄弟姐妹的配偶、表兄弟姐妹的配偶等。我们又将姻亲分为夫系、妻系、其它姻亲三部分进行说明。

- 夫系：是以女性为己身，包括丈夫、丈夫的血亲和丈夫血亲的配偶。

表 4 姻亲夫系称谓构词形式

姻亲夫系			
地区	附加	复合	重叠
雅加达	8	2	7
峇眼亚比	8	6	0
棉兰	8	2	14
	24	10	21

雅加达与棉兰采用了三种构词方式，唯有峇眼亚比只使用了两种。整体以附加式与复合式为主，其中附加式占大多数，如：阿/大/小+X，其次是重叠式，复合式则仅占少数。

其中比较值得特别关注的称谓有：

①夫父：此称谓在雅加达与棉兰都分别有两种称谓方式，其中一种便是重叠式，称夫父为爸爸，另一种则是与峇眼亚比相同的称谓，采用了附加式前缀“大”，唤之为大官，而“官”在闽南话中是指丈夫的父亲，至于棉兰的另外一种称谓则称其为 ngkua（恩官），由于暂时无法确定对应的汉字，我们先将其列入“音译”，不作为本文深入研究的对象。

②夫母：雅加达与棉兰都有两种称谓，一种是两个地区共同的称谓也就是重叠式，另一种则是雅加达与峇眼亚比共有的称谓，采用的是附加式前缀“大”，称夫母为大家，“大家”在方言中是指有才学的女性长辈，至于棉兰的另外一种称谓则是直接唤夫母为娘。

- 妻系：是以男性为己身，包括妻子、妻子的血亲和妻子血亲的配偶。

表 5 姻亲妻系称谓构词形式

姻亲妻系			
地区	附加	复合	重叠
雅加达	5	4	7
峇眼亚比	6	4	0
棉兰	8	4	12
	19	12	19

使用的构词方式以附加式与重叠式占多数，附加词缀有：阿+X、大+X、小+X等，复合式较为少见。

其中比较值得特别关注的称谓有：

①妻父：除了三个地区共有的称谓“丈人”之外，雅加达与棉兰也采用重叠式，称妻父为爸爸，在峇眼亚比还会使用“丈人爸”这个称谓。

②妻兄、妻嫂、妻姐、妻姐夫、妻弟、妻弟媳、妻妹、妻妹夫：雅加达与峇眼亚比两个地区的称谓相对来说比较统一，而棉兰的称谓则十分复杂且多样。既可以使用平辈称谓，也可以跟随自己的儿女来称呼，甚至舅舅、叔叔、姨丈之间还可以互换，这也是与前面两个地区最大的不同之处。

- 其他姻亲：是指自己的血亲配偶，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的配偶、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堂兄弟姐妹的配偶等等。

表 6 其他姻亲称谓构词形式

其他姻亲			
地区	附加	复合	重叠
雅加达	7	5	1
峇眼亚比	7	6	0
棉兰	7	7	6
	21	18	7

三个地区的称谓都使用了附加式和复合式，而重叠式主要是在棉兰地区出现，雅加达较为少见，峇眼亚比更是完全没有出现。

其中比较值得特别关注的称谓有：

①姑丈：峇眼亚比与棉兰都以称呼姑丈为主，构词方式为复合式，用以区分姐妹间的夫婿的称谓。三个地区共同使用的称谓是“阿丈”，采用的是附加式前缀“阿”。

②弟媳：这一称谓，除棉兰外，其他两个地区都是一样的称呼，称弟媳为弟妇仔，使用了附加式后缀“仔”。在这个称谓上，虽说棉兰也使用了附加式，但采用的是前缀“阿”，而且是跟随自己的儿女称其为阿婶，此外还采用重叠式“妹妹”，让关系更亲近。

③媳妇：三个地区在这一称谓上完全统一，使用复合式，称媳妇为新妇，除了指新娘子，也指一个家庭由于嫁娶新加入的女性成员。

2) 构词形式异同对比：

(1) 相同点：

① 单音节亲属称谓语数量极少

汉语词汇在音节方面从古至今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单音节词汇日趋下降，复音节日渐上升，最终取得了绝对优势。根据本文所收集的语料，单音节的称谓屈指可数，如：爸、妈、娘、尅、孙，等，而且主要集中在直系宗亲称谓中，外亲与姻亲只是偶尔出现，究其原因，应该是由于华人注重对亲属关系的区分，故采用复音节称谓，不易混淆。

② 重叠式称谓主要是长辈占多数

重叠词在现代是一种常见词语，邵敬敏认为：爸爸妈妈这类重叠往往只是用于满足音节上的需要，并没有附加语法的意义，因为这类重叠也不是语法上的重叠（构形）变化。三个地区共同的重叠词有“爸爸”、“妈妈”；棉兰的重叠词称谓则有：“奶奶”、“婆婆”、“姨姨”，等。

③ 亲属称谓的排序

同现代其它方言一样，印尼三个地区（雅加达、峇眼亚比、棉兰）的闽南方言也使用排行标志词，例如：“大”是用于表示兄弟姐妹中最年长之人，如：大伯、大舅、大姑；“小”则表示同族中年龄较小之人，如：小弟、小姑、小舅，等。

④ 亲属称谓语的附加式

- 亲属称谓语前加“阿”

“阿”这个前缀在方言中的适用范围非常广，基本上可以用于任何辈分中，如：祖辈，祖父称“阿公”、祖母称“阿嬷”“阿婆”；父辈，称姑丈为“阿丈”、称

舅舅为“阿舅”；平辈，唤哥哥为“阿兄”，唤姐姐为“阿姐”等。

- 亲属称谓语后加“仔”、“囡”

“仔”与“囡”大多使用于子辈与孙辈中，此举是带有感情色彩用于表示亲昵的象征，原本只适用于儿子，但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可用于女儿，但一般都会在前面加上性别作为区分，如：查埔[男]+囡、查某[女]+囡。女婿唤作“囡婿”。侄子称“孙仔”“直仔”。偶尔会出现在对平辈的称谓中，如“姨仔”、“舅仔”。

⑤ 保留了古语词

印尼三个地区的闽南方言称谓各自都保留了一些古语词，比如：雅加达与峇眼亚比称夫父为“大官”；称夫母为“大家”；而棉兰则称夫父为“ngkua 恩官”、称夫母为“娘”；共称媳妇为“新妇”。这些都极好地证明了对古语词的传承。

(2) 不同点：

雅加达、峇眼亚比、棉兰的闽南方言亲属称谓中也有一些不同点值得研究。

① 同形异指：

词语在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中都存在多义现象，即一个词拥有几个不同义项，分别指代不同事物。而在亲属称谓当中也有使用一个称呼称谓不同亲属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同形异指的现象。我们可以从棉兰地区的闽南方言中看到这一现象，该地区的称谓复杂多样，大多是属于同形异指的情况，如：称表哥（舅舅/阿姨的儿子）为舅舅、称表姐（舅舅/阿姨的女儿）为姨姨、称夫姐为姨姨、称妻嫂为姘仔、姨姨，等。

② 性别异化：

很多方言的称谓语都存在着性别异化现象，称谓语的性别异化是指称谓语适用的称呼对象的性别转移，即原本用于男性的称谓用于女性，用于女性的称谓用于男性，还有的称谓语是可以通用，既可以用于男性，同时又可以用于女性，雅加达与棉兰的闽南方言就有性别转移的现象，如：dede 原本指弟弟，现也可用于称呼妹妹；孙（侄子、侄女）这一词可以通用，可用于男性亦或女性。

③ 对堂兄弟姐妹的称谓语不同：

普通话里用“堂”区分直系宗亲与旁系宗亲，如：堂兄弟、堂姐妹等；在峇

眼亚比则是用“隔腹”作为表示出自不同娘胎的称谓，用以区别直系与旁系；而雅加达与棉兰采用重叠式，直接唤堂兄弟、堂姐妹为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体现出一种更为亲密的情感。

④亲属称谓区分血缘关系：

因为峇眼亚比在印尼属于相对较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与外地人接触的机会比较有限，因此，在称谓这一方面相对于雅加达与棉兰这两个地区而言，变化是较少的，比如：父系这边的哥哥、弟弟称为“隔腹兄、隔腹小弟”，母系那边则唤其为“表兄、表小弟”，而雅加达与棉兰因为是大城市，人员流动性很大，因而对于血缘区分的讲究不甚严苛，都是直接称其为“哥哥、弟弟”。

⑤平辈与晚辈直呼其名：

雅加达与棉兰在称呼平辈与晚辈时，虽说大部分还是唤其称谓，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直呼名字的趋势。具体而言，除儿子、女儿、孙子、侄子、侄女之外，其余的平辈与晚辈或多或少都会有直唤其名的现象。

⑥对外来词的吸收：

雅加达与棉兰两大地区的年轻人逐渐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一变化，我们可以从亲属称谓语里看到，雅加达有一部分年轻人开始唤父亲为爸比，唤母亲为妈咪，棉兰地区也是如此。部分年轻夫妻之间开始习惯以亲爱的、宝贝等外来词语互换对方。这些现象与峇眼亚比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该地区与外来人员接触不多，同时在发展方面也显得较落后，因此，在称谓上也不易受外来文化影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显得更原汁原味。

结论

通过对印尼雅加达、峇眼亚比、棉兰三个地区闽南方言亲属称谓的系统性研究，我们将其构词方式与异同点总结归纳如下：

就三种构词方式来看，三个地区在所有类型的亲属称谓中都使用到了附加式，出现次数最频繁；复合式与重叠式

在某些地区具体类型中可能完全没有使用到；复合式使用频率最低，在峇眼亚比地区较为常见；重叠式在棉兰地区最常使用，在峇眼亚比则极为少见，而且只在宗亲直系中出现过。在三种构词形式中，雅加达不同形式使用较为平均，峇眼亚比更倾向于复合式，而棉兰则最常使用重叠式。

通过对三个地区的宗亲（直系、旁系）、外亲（母系）、姻亲（夫系、妻系）的称谓比较，发现构词方式存在异同，其中相同点有：单音节亲属称谓语数量极少，重叠式主要用于称呼长辈，亲属称谓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排序，亲属称谓语都采用了附加式，都会使用“囡”与“仔”表示儿女，都保留了古语词。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同形异指，亲属称谓语性别异化，对堂兄弟姐妹的称谓语不同，亲属称谓区分血缘关系，同辈与平辈直呼其名，某些地区对外来词的吸收。

综观之，通过对印尼方言的亲属称谓研究分析，探析了印尼方言称谓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与传承，虽说雅加达与棉兰地区这两个大城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性很大，在称谓方面也产生了变化，但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依然根深蒂固，无法轻易改变，这也进一步突出了印尼闽南方言的文化特点。

亲属称谓是一个复杂的语言现象，涉及宗法制度、民俗文化与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因素，从收集语料、到归类、分析、比较，工程可谓浩大。受时间、精力、以及个人水平所限，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比如：有若干称谓找不到对应的汉语，笔者便暂且先把它列入音译范畴，棉兰的 ngkua“恩官”；又如复合式中，三个地区的共同称谓“新妇”，该称谓是指新娘子与因嫁娶新加入的女性成员，至于结婚多年的女性是否还称为“新妇”，此问题还有待探讨，除此之外，还有棉兰地区儿女跟随自己父母称呼，该问题的原因也同样还有待探究。

当然，问题肯定还有很多，对印尼闽南语的称谓研究还有很多方面可以继

续挖掘，希望今后有机会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 刘富华、孙炜. (2009). 语言学通论.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吴洁. (2007). 潮州方言亲属称谓研究. 广州: 暨南大学.
- 李彦春. (2000). 令留学生头疼的称呼.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李明洁. (1996). 称呼语的运用规则和协调理论. 汉语学习.
- 杨天晶. (2015). 印度尼西亚日惹市华人闽南语语音研究. 南昌: 南昌大学.

王晓梅、祝家丰. (2017). 印尼福建话的语言活力: 以棉兰与泗水为例. GLOBAL CHINESE.

范丽荣. (2012). 庆阳方言亲属称谓语研究.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陈燕南. (2013). 印度尼西亚华人及其经济地位. 南洋资料译丛.

黄昆章. (2005). 印尼华侨华人史.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